

原版插图本

大卫·科波菲尔

下

百部最伟大文学作品
青少年成长必读丛书

一代文学大师狄更斯自传性经典
获得幸福和成就的成长励志巨著

[英] 查尔斯·狄更斯 (Charles Dickens) ◎ 著
潘华凌 ◎ 译

David Copperfield

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博集天卷

CS-BOOKY

原版插图本

大卫·科波菲尔 下

「英」查尔斯·狄更斯◎著
潘华凌◎译

David Copperfiel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卫·科波菲尔:全2册/(英)狄更斯(Dickens,C.)著;潘华凌译.---
长沙:湖南文艺出版社,2013.11

书名原文:David Copperfield

ISBN 978-7-5404-6226-0

I. ①大… II. ①狄… ②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近代

IV. ① I561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11951 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青少年阅读·经典名著

大卫·科波菲尔 (全2册)

作 者:[英]查尔斯·狄更斯(Charles Dickens)

译 者:潘华凌

出 版 人:刘清华

责任编辑: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张应娜

特约编辑:薛 婷

装帧设计:张丽娜

版式设计:崔振江

内文排版:百朗文化

出版发行: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410014)

网 址:www.hnwy.net

印 刷: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80mm×1270mm 1/32

字 数:900千字

印 张:27

版 次:2013年11月第1版

印 次: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404-6226-0

定 价:58.00元(全2册)

(若有质量问题,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010-84409925)





目录

Contents

425	第 三十 章	损失——巴吉斯离世了
434	第三十一章	更大的损失——埃米莉出走了
443	第三十二章	踏上漫漫旅途
460	第三十三章	享受快乐时光
475	第三十四章	姨奶奶把我吓了一大跳
484	第三十五章	意志消沉
504	第三十六章	热情洋溢
520	第三十七章	一点儿凉水
528	第三十八章	合作关系解体
544	第三十九章	威克菲尔德与希普
562	第 四十 章	浪迹天涯
570	第四十一章	多拉的两位姑妈
585	第四十二章	挑拨离间
603	第四十三章	再回顾一段往事
612	第四十四章	我们料理家务
627	第四十五章	迪克先生践行了姨奶奶的预言
643	第四十六章	消息

655	第四十七章	玛莎
666	第四十八章	料理家务
677	第四十九章	我如堕五里雾中
688	第 五十 章	佩戈蒂先生梦想成真
699	第五十一章	踏上更加漫长的旅程
715	第五十二章	我为一次大爆发推波助澜
738	第五十三章	还要回顾一段往事
745	第五十四章	米考伯先生的交易
759	第五十五章	暴风骤雨
770	第五十六章	新伤旧痕
777	第五十七章	移居国外的人
788	第五十八章	离家远行
794	第五十九章	远行归来
810	第 六十 章	阿格尼斯
819	第六十一章	我面对两个有趣的悔罪者
831	第六十二章	一盏明灯照亮我的人生之路
839	第六十三章	故人登门
847	第六十四章	最后的回顾

第三十章 损失——巴吉斯离世了

我傍晚到达雅茅斯，住进了旅馆。我知道，即便那位了不起的客人尚未光临这个住所（因为在他的面前任何活人都得让位），佩戈蒂那个空房间——给我留的房间——很可能不久就要有人住了，所以，我前往旅馆，在那儿吃饭，订好了床位。

我走出旅馆时，已经十点钟了，许多店铺已经关门打烊，镇上寂寥冷清。我到达奥默—乔兰姆店铺时，发现百叶窗已经关上，但店门依然敞开着。由于我看清奥默先生在厅堂的门口抽烟斗，便走进去问候他。

“啊，天哪！”奥默先生说，“您好啊！请坐吧。我希望吸烟不会妨碍您吧？”

“没有的事，”我说，“我喜欢闻——别人吸的烟。”

“怎么，您自己不抽烟，嗯？”奥默先生回答，哈哈大笑起来，“那也好，先生。年轻人抽烟是个坏习惯。请坐吧，我是为了治疗哮喘才抽烟的。”

奥默先生给我腾出地方，放了一把椅子。随即，他又坐了下来，气喘吁吁，大口地吸起烟斗来，好像那里有他缺不得的东西，缺了就没命。

“听说巴吉斯情况很不好，我很难受。”我说。

奥默先生看着我，表情凝重地摇了摇头。

“你知道他今晚情况怎么样吗？”我问。

“我正这样问您呢，先生，”奥默先生回答，“只是不便启齿。这是干我们这一行不便问的事，如果有人生病了，我们可不能打听人家的情况怎么样。”

我倒是没想到有这个不便，不过进店时倒是也害怕听到昔日那种咚一嗒嗒的敲击声。但是，经他这么一挑明，我也就理解了，同时表达了这个意思。

“是的，是的，您理解，”奥默先生点着头说，“我们不敢那样做。天哪，如果说‘奥默—乔兰姆店铺的人向您致意，您今天早晨感觉怎么样’——或者说今天下午——可能又会有这样的情况，那就会把很多人吓坏，恐怕都复原不了啊。”

我和奥默先生相互点了点头。奥默先生借助烟斗的力量，呼吸正常了。

“干我们这一行的有诸多不便，这是其中之一，搞得我们连想要关心一下别人的愿望都实现不了。”奥默先生说，“就拿我自己来说吧，我认识巴吉斯不止一年，而是四十年，他每次从门口经过，我都会与他打招呼。可我不能跑去问：‘他怎么样啦？’”

我感觉奥默先生挺不容易，并且表达了这个意思。

“但愿我不比别人更自私，”奥默先生说，“看我现在的情形！说不定随时都会喘不过气来呢。我心里清楚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不可能自私自利。我说啊，一个人知道自己早晚会断气——就像裂了口子的风箱，气说断就断了。再说，都是已经做外公的人了。”奥默先生说。

我说：“绝不可能。”

“我也不是抱怨自己的职业，”奥默先生说，“不是这么回事。毫无疑问，干哪一行都有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。我的愿望就是，人们要锻炼得意志坚强。”

奥默先生态度谦恭，表情和蔼，默然吸了几口烟，然后接着说前面的话题。

“所以说，要想确切知道巴吉斯的情况，我们只得去向埃米莉了解。她会把我们看成一群小羊羔，明白我们的真实目的，不至于对我们产生恐惧，或者怀疑我们。事实上，明妮和乔兰姆刚去了那儿（埃米莉下班后就去那儿，帮一帮她姨妈），去向她打听下巴吉斯先生今晚情况如何。如果您乐意等着他们回来，他们就会告诉您详情。您要来点儿什么吗？来杯兑水的果汁酒怎么样？我自己就边吸烟边喝兑水的果汁酒，”奥默先生说着，端起

了酒杯，“因为大家认为这种酒可以改善呼吸通道，而我这犯毛病的呼吸就靠它来发挥作用啊。不过，我的天哪，”奥默先生说着，嗓音沙哑，“其实不是呼吸通道出了问题！‘只要有足够的力气喘起来，’我对我女儿明妮说，‘我就能找到呼吸通道，宝贝儿。’”

他确实没有多余的气可喘了，他笑的时候怪吓人的。等到他恢复正常，可以与之交谈时，我谢绝了他提议的兑水果汁酒，因为我刚用过餐。不过告诉他，既然他一片好意，我可以等，等他女儿和女婿回来。我问了问小埃米莉的情况。

“哦，先生，”奥默先生说着，移开烟斗，摸一摸下巴颏儿，“我实话告诉您，如果她结婚，我会很高兴的。”

“为什么这样说？”我问。

“哦，她眼下心神不定呢。”奥默先生说，“倒不是说她不如从前可爱，实际上，她更加可爱了——我向您保证，她更加可爱了。也不是说她干活儿不如从前好，实际上她干得一样好。她先前一个人当六个人用，现如今也还是一个人当六个人用啊。但不知怎的，没啥精神。不知道您是不是明白，”奥默先生又摸了摸下巴颏儿，思忖了片刻，接着说，“我这样泛泛而谈：‘使劲拉啊，用力拉啊，大家一起拉啊，伙伴们，嗨嗨！’我要跟您说，就是这么个情况——泛泛而谈——埃米莉缺少的就是这个。”

奥默先生的面部表情和说话语气表达得非常清楚，我发自内心地点头赞同，表示完全明白。他看到我迅速领会了他的意思，显得很欣慰，于是接着说：“是啊，我觉得，这主要是因为她心神不定，您知道的。我们空闲时反复谈到这个事——我和她舅舅、她的心上人。我觉得，主要还是因为她心神不定。您一定还记得小埃米莉，”奥默先生说着，轻轻地摇了摇头，“她是个情深意笃的小姑娘。有句谚语，‘猪耳朵做不出丝绸钱包’。行啊，这也不一定。我倒是认为，如果人们从小就开始做，或许可以做得出来呢。她把那条旧船改造成一个家，先生，连用青石和大理石造的家都比不上这个呢。”

“毫无疑问，是这样的！”我说。

“看美丽可爱的小姑娘依恋她舅舅的样子，”奥默先生说，“看她每天依偎着他，越来越紧，越来越近，简直就像看一道风景。嗯，您知道，这样一来，就有一场思想斗争，学徒期为何拖得这么久，有必要吗？”

心地善良的老人说着，我聚精会神地听着，发自内心地赞同他的话。

“因此，我在他们面前，”奥默先生说，语气轻松愉快，从容自如，“提

到了这一点。我说：‘行啦，你们不要把埃米莉当学徒的时间定得那么牢，就像用钉子钉住，你们可以自己掌握时间。她干的活儿比预想的要好得多，学习手艺的速度也比预料的要快。奥默—乔兰姆店铺可以把她剩下的学徒期一笔勾销，何去何从，由着你们。如果她以后有些什么小的安排，比如在家里给我们干点儿活儿，那也很好。如果她不做安排，那也很好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没有损失什么。’因为——这您难道还看不出来，”奥默先生说着，用烟斗碰了碰我，“像我这样一个气喘吁吁的人都做外公了，还会跟那个蓝眼睛、如花似玉的小姑娘斤斤计较不成？”

“不可能，我肯定。”我说。

“不可能啊！您说得很对！”奥默先生说，“是啊，先生，她表哥——您知道，她要嫁给她的一个表哥吧？”

“哦，知道，”我回答，“我跟他很熟呢。”

“您当然跟他很熟，”奥默先生说，“是啊，先生！看起来，她表哥工作体面，也很富有。他因为这事对我表示了感谢，举止态度很有男子汉气概（我必须说，从他的整体行为举止来看，我对他怀有深深的好感），然后去租了一幢温馨舒适的小房子，您和我都会希望去看上一眼。那房子现在都布置得差不多了，家具一应俱全，整齐干净，就像个玩偶之家。要不是巴吉斯那个可怜人病情恶化了，他们早就成夫妻了——我敢说，到这时候已经那样了。可是因为这个事，他们的婚事延期了。”

“那埃米莉的情况怎么样，奥默先生？”我问，“她的情绪稳定了吗？”

“啊，这个嘛，您知道，”他回答，又摸了摸自己的双下巴，“自然是说不准的。看得见的变化和分离，如此等等，可以说，离她很近，又离她很远。如果巴吉斯去世，倒是不会使婚事向后推多久，但是他如果久久弥留，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情况难以预料，您明白的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我说。

“所以说，”奥默先生继续说，“埃米莉情绪依然有点儿低落，心神依然有点儿不定。或许从整体上来说，她的精神状态比先前更差了。她似乎日复一日地更加依恋她舅舅，日复一日地更加不愿意离开我们了。我对她说上一句温馨体贴的话，她都会双眼噙满泪水。您要是看见她同我的外孙女在一起的情景，您绝不可能忘了。天哪！”奥默先生说着，一副思索的表情，“她多么爱那孩子啊！”

这是个再好不过的机会，趁着奥默先生的女儿和女婿还没有回来，我们之间的谈话还没有被打断，我突然想到，该问问他是否知道玛莎的情况。

“啊！”他回答，摇了摇头，神情很沮丧，“情况不妙啊。听了以后挺让人伤心的，先生。我认为那姑娘根本就没有任何过错。我都不想在我女儿明妮面前提起这事——因为她会立刻责怪我，但是我从未提起过，我们俩谁也没有提起过。”

奥默先生比我先听到了他女儿的脚步声，便用烟斗碰了碰我，闭起了一只眼睛作为警示。紧接着，她和丈夫进来了。

他们带回来的消息是，巴吉斯先生的病情“再严重不过”，已经不省人事。奇利普先生刚才在厨房里满怀悲痛地说，即便把内科医生学会、外科医生学会还有药剂师公会的所有医生都请来会诊，恐怕也挽救不了他。奇利普先生说，前两个学会的医生无能为力，而药剂师公会的人只能把他毒死。

我听后，得知佩戈蒂先生也在场，便立刻决定到那个住处去。我向奥默先生道了晚安，还向乔兰姆先生和他太太道了晚安，就径直向那儿出发了。我心情沉重，感觉巴吉斯先生是个生疏而又不同的人物。

我轻轻地敲了敲门，应门的是佩戈蒂先生。他看见我时，并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惊讶。随后佩戈蒂下楼时，我也从她身上注意到这个情况，而且情况一直如此，因此，我认为，在等待那件可怕事情到来的过程中，一切变故和惊讶都变得微不足道了。

我同佩戈蒂先生握了握手，然后一起走进厨房，他把门轻轻地关上了。小埃米莉坐在火炉边，双手捂着脸。哈姆站在她身旁。

我们低声地说着话，还时不时地倾听楼上的动静。我上次来时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事，可现在觉得，厨房里缺少了巴吉斯先生，真是不可思议！

“您真好，大卫少爷。”佩戈蒂先生说。

“真是太好了。”哈姆说。

“埃米莉，宝贝儿，”佩戈蒂先生大声说，“看看这儿吧！大卫少爷来了！怎么啦，打起精神来，乖乖！就不跟大卫少爷说句话吗？”

她的身子颤抖着，我现在都看到了。我碰着她的手时，她的手是冰凉的。我此时都还能感觉得到，她仅有的活力迹象就是把那手从我的手里缩回去。然后，她悄悄地从椅子上站起身，蹑手蹑脚地走到她舅舅的另一边，弓着身子，依旧默默无语，浑身颤抖，伏在他胸前。

“真是一颗充满爱的心啊，”佩戈蒂先生说着，用粗糙的大手抚摸着她浓密的秀发，“经不起这样的悲哀。年轻人没有经历这样的，就像小鸟一样怯弱，这很正常，大卫少爷——很正常。”

她的身子更加贴近舅舅了，但没有抬头，也没有吭声。

“时候不早了，宝贝儿，”佩戈蒂先生说，“哈姆来接你回家。行啦，跟着另一个亲爱的人回去吧！听见了吗，埃米莉？嗯，宝贝儿？”

埃米莉说话的声音没有传到我的耳朵里，但佩戈蒂先生低着头，好像在听她说话，接着说：“让你和舅舅待在一起？啊，你是这个意思！跟你舅舅待在一起，心肝宝贝儿？马上就要做你丈夫的人到这儿来接你回家，怎么办？看见这么可爱的小姑娘同一个像我这样经过风吹浪打的粗人在一起，谁也想不到啊。”佩戈蒂先生说着，眼睛看着我们两个人，语气中充满了无限的自豪感，“但是，海水中的盐分多，也没有她对舅舅的爱多——你个傻小埃米莉！”

“埃米莉这么做是对的，大卫少爷！”哈姆说，“好啊！既然埃米莉希望这样做，而且惊慌害怕，那我也想在这儿待到明天早上。让我也留下吧！”

“不，不，”佩戈蒂先生说，“你不该——你这样有家室的人，或者说跟有家室差不多——荒废一天的活儿。看护和干活儿，两方面的事情是保不齐的，那可不能既看护又干活儿。你回家睡觉吧。你不用担心埃米莉没人照顾，我知道。”

哈姆听从了劝告，拿起帽子要走。甚至在他吻埃米莉的时候，我也根本没有看见他靠近她，感觉到造物主倒是赋予了他绅士的心灵。她似乎依偎舅舅更紧了，甚至是为了回避自己选定的丈夫。我跟他后面去关门，以免搅乱了笼罩在室内的寂静气氛。等到我返回时，发现佩戈蒂先生仍然在同埃米莉说话。

“行啦，我上楼去，告诉你姨妈，大卫少爷来了，她听后会高兴一点儿的。”他说，“你到火炉边坐一会儿吧，宝贝儿，让两只冰凉的手暖和暖和。你用不着这么害怕、这么忧伤。说什么？要同我一道去？——行啊！那就同我一道去吧——来吧！如果她这个舅舅被逐出家门，不得不栖身于沟壑之中，大卫少爷，”佩戈蒂先生说着，语气中依旧充满着自豪感，“我相信，她一定会同他一道去，对吧？不过，会有别人啦，很快——有别人，很快，埃米莉啊！”

后来，我上楼路过我那个小房间的门口时，里面黑咕隆咚，我隐约觉得埃米莉在里面，趴在地板上。然而，那是否真的是她，还是屋里杂乱的影子，我现在也还没弄清楚。

我坐在厨房的炉火前，才有闲暇想一想可爱的小埃米莉的事，想想她对死亡的恐惧——除了奥默先生告诉过我的情况之外，这也是她不同往常

的缘故——佩戈蒂还没有下楼，我坐在那儿数着那口钟发出的嘀嗒声，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我周围庄严肃穆的气氛，有闲暇甚至怀着更加宽容的心态想一想这其中的不足。佩戈蒂把我搂到她的怀里，一次次地对我又是祝福又是感谢，说我在她悲伤的时候（她原话就是这么说的）给她带来了莫大的慰藉。然后她请求我上楼去，抽泣着说，巴吉斯先生一直都喜欢我、钦佩我，在陷入昏迷之前还常常谈到我。她相信，要是他能够醒过来，如果他对人世间的什么事情会精神振奋的话，那么他看到我就会如此。

我看到巴吉斯先生之后，心里觉得他醒过来的可能性极小。他躺着的姿势让人看了都感觉不舒服——头和肩膀伸到床的外面，半个身子搁在那只给他带来诸多痛苦和麻烦的箱子上面。我了解到，他不能再爬到床下箱子边了，不能再用那根我曾见他用过的探条确认箱子安全与否了。这时，他请求把箱子搬到靠在他床边的一把椅子上，从此，他日夜抱着箱子。此时，他的手臂就放在箱子上面。时光和世界从他的身子底下溜走了，但是箱子还在那儿。他说过的最后一句话（用解释的语气）是：“旧衣服啊！”

“巴吉斯，亲爱的！”佩戈蒂说，几乎是高兴的语气，俯身对着他，我和她哥哥则站在床脚，“我的宝贝孩子来了——我的宝贝孩子，大卫少爷，是他让我们走到一起的，巴吉斯！你知道啊，你叫他带的口信！难道你不跟大卫少爷说话吗？”

如同那只箱子一样，他不会言语，毫无知觉，他的形象只是从箱子上得到了体现。

“他就要随着潮水一道去了。”佩戈蒂先生对我说，用手遮住了嘴。

我的两眼噙满了泪水，佩戈蒂先生也一样。但我还是低声地重复了一声：“随着潮水？”

“住在海边的人，”佩戈蒂先生说，“只有海潮退下时才会死。只有海潮上涨时，才会出生——一定要等到满潮才会出生。他会随着退潮离去。潮水三点半开始退，平潮半小时。如果他能够活到下次涨潮时，就能够坚持到满潮，随着下一次退潮离去。”

我们守在那儿，长久地注视着他，持续了几小时。他处于昏迷状态，我的出现到底对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，我不敢妄自断言，但是，他最后有气无力、断断续续地开口说话时，毫无疑问，他说的是驾车送我去学校的事。

“他醒过来了。”佩戈蒂说。

佩戈蒂先生碰了一下我，对我低声地说，语气肃然起敬：“他很快就要

和潮水去了。”

“巴吉斯，亲爱的！”佩戈蒂说。

“克·佩·巴吉斯，”他吃力地说，声音微弱，“天底下最好的女人！”

“看一看啊，这是大卫少爷！”佩戈蒂说，因为此时他睁开了眼睛。

我正要问他是否还认得我，只见他吃力地伸出胳膊，脸上带着欣慰的笑容，清晰地对我说：“巴吉斯愿意！”

此时正是退潮时间，他随着潮水去了。



第三十一章

更大的损失——埃米莉出走了

应佩戈蒂的恳求，我很容易就决定了待在那儿，直到已故马车夫的遗体最后被运往布兰德斯通，跑完他最后一次行程。多年以前，佩戈蒂就用自己的积蓄在我们昔日教堂墓地靠近“她心爱的姑娘”（她一直就是这样称呼我母亲的）坟墓的地方买了一小片地，作为她和马车夫安息的地方。

我陪伴着佩戈蒂，尽我所能地替她做事（其实微不足道）。我现在想起来感到很欣慰，心怀感激之情，即便现在也希望自己当时会那样。但是，让自己产生至上满足感的恐怕就是，由于个人和职业的关系，我负责处理巴吉斯先生的遗嘱，阐述遗嘱的内容。

我可以这样说，最初提出在箱子里寻找遗嘱的建议这一功劳应该记在我身上。经过一番寻找，果然在箱子里找到了遗嘱，它藏在一只马匹饲料袋^①底下。饲料袋里（除了干草之外）有一块旧金怀表，表链和坠子齐全，巴吉斯先生在婚礼日佩戴过，那之前和之后都没有人再见到过。一个银制烟丝捏镊^②，其形状就像一条腿。一个仿制的大柠檬，里面装满了小杯小碟，我觉得这些一

① 指挂在马匹等颈上的饲料袋。

② 指用来把烟斗中烟丝压紧的烟具。

定是巴吉斯先生在我小的时候买了准备送给我的，但后来他自己又舍不得脱手。还有八十七个半基尼，面值是一个基尼和半个基尼的。两百一十英镑，全是崭新的钞票。几张英格兰银行的证券收据。一块旧马掌，一块假先令币，一块樟脑，一个牡蛎壳。牡蛎壳表面打磨得很光亮，里面五光十色，由此我推断出，巴吉斯先生对于珍珠贝壳之类的东西有一些笼统的概念，但从来没有达到精细的程度。

年复一年，巴吉斯先生每天外出跑车都带着那只箱子。为了更有效地掩人耳目，他编造出一个故事，说箱子是“布莱克博伊先生”的，“留在巴吉斯这儿等着人家来取”。他把这个虚构的东西工工整整地写在箱盖上，字迹现在看不大清楚了。

我发现，这么些年来，他不停地积攒，成效可观，折合成现金将近三千英镑。其中，他把一千英镑遗赠给佩戈蒂先生终生收取利息，等到佩戈蒂先生去世后，本金由佩戈蒂、小埃米莉和我平分，或由我们中的健在者平分。除此之外，他留下的全部财产由佩戈蒂继承。佩戈蒂也是他遗嘱的唯一执行人。

我郑重其事地大声宣读这份遗嘱，向利益相关人一次又一次地解释其中的条款。这时，我感觉自己俨然一个代诉人。我开始感觉到，民事律师公会的作用比原先想象的大。我仔细认真地审视遗嘱，确认所有方面都完善规范，并用铅笔在旁边的空白处做些记号，感觉自己知道这么多，真有点儿非同寻常。

葬礼安排在一个星期后举行。我在那之前忙了方方面面的事情：完成解读遗嘱这个深奥玄妙的任务，帮助佩戈蒂清点属于她名下的全部财产，把所有事情有条不紊地安排好，让大家都满意。在这期间，我没有见到小埃米莉，但他们告诉我，她将在两个星期后不声不响地结婚。

恕我冒昧地说一句，举行葬礼的时候，我没有按照规矩去参加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自己没有身穿黑袍、披上饰带，以防把小鸟吓跑。但是，我一大清早就步行到布兰德斯通。灵柩到达墓地时，我已经在那儿了。灵柩只有佩戈蒂和她哥哥护送。那位疯癫的绅士在我先前往过的房间小窗口，朝外张望。奇利普先生的小娃娃伏在保姆的肩膀上，摇晃着大脑袋，还冲牧师鼓着一双暴突的眼睛。奥默先生气喘吁吁地站在后面。现场没有别的什么人，显得很安静。结束之后，我们在墓地徘徊了差不多一小时，在母亲坟墓上方的树上采摘了一些嫩叶。

至此，一种恐惧感向我袭来。乌云低垂，直逼远处的城镇，我孤身一

人返回那儿。我害怕走近镇子，那个永志难忘的夜晚发生的事情不堪回首，而我如果继续叙述下去，事情还得重复一次。

那个事情不会因为叙述它而变得更糟，也不会因为我极不情愿写下去而变得更好。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任何情况都消除不了它，任何情况都改变不了它的本来面目。

次日，老保姆和我要一道去伦敦，去处理遗嘱的事。小埃米莉那天待在奥默先生的店铺里。我们约定了一齐到旧船屋去。哈姆会在往常的时间去接埃米莉。我则会悠闲地走回去。佩戈蒂兄妹两个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，到天黑的时候会在火炉旁等待着我们。

我和他们在教堂墓地的栅栏门口分手，也就是在昔日想象中斯特拉普斯背着罗德里克·兰登^①的背包停下来休息的地方。我没有径直返回，而是在通往洛斯特夫特的路上走了一小段，然后才转身朝雅茅斯的方向走。我在一家像模像样的酒馆停下来吃晚饭，酒馆离我先前提到过的渡口有一两英里路程。白天就这么过去了，等我到达目的地时已是黄昏。这时，天下起了瓢泼大雨。这是个狂风暴雨之夜，但乌云的后面有月亮，所以天色不是很黑暗。

我很快就看见了佩戈蒂先生的船屋，看到从窗户里透出的亮光。我费了很大力气，踉踉跄跄地走过一小段沙地才到达门口，进了屋。

里面看起来真的很温馨舒适。佩戈蒂先生已经抽过晚上的烟斗，晚餐也一点点地准备好了。炉火正旺，炉灰已经拨过了，小埃米莉昔日坐过的矮柜还放在老地方。佩戈蒂还坐在老地方，看上去（要不是衣服不同）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座位。她已经与她那套东西为伴了——那个盖子上画着圣保罗教堂图案的针线盒、放在小房子里的码尺，还有那一截蜡头。东西一应俱全，好像从来没有动过。格米治太太还在过去的那个角落里，显得有点儿焦躁，这样一来，也显得自然。

“您第一个到，大卫少爷！”佩戈蒂先生说，脸上露出了喜气，“如果外衣湿了，少爷，就别穿在身上。”

“谢谢，佩戈蒂先生，”我说着，把外套递给他挂起来，“还很干呢。”

“可不是嘛！”佩戈蒂先生说，摸了摸我的肩膀，“像锯末一样干呢！您请坐吧，少爷。用不着对您说一番欢迎的话，但是我们真心诚意地欢迎您光临。”

① 英国小说家斯摩莱特小说中的人物，另见本书第四章注释。